

伍子胥

褚兢 著
花城出版社



伍子胥

褚兢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伍子胥/褚兢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4

ISBN 7-5360-3495-4

I. 伍... II. 褚...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6495 号

伍 子 胥
褚 兢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1插页 240,000字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60-3495-4

I·2896 定价: 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秦哀公重赙嫁妹	楚平王轻佻纳媳	…… (1)
第二章	费无极谗言害贤	伍太师无辜受戮	…… (13)
第三章	申包胥仗义送友	渔丈人舍命渡客	…… (25)
第四章	蘧司马误走钦犯	伍子胥混过昭关	…… (38)
第五章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辨律结金兰	…… (51)
第六章	吴王疑心拒贤才	姬光折节访猛士	…… (63)
第七章	秦公主因情染病	楚平王榻前托孤	…… (75)
第八章	柴室酿就一番计	山中困住两公子	…… (87)
第九章	勇专诸利刃刺僚	猛庆忌铜锤自毙	…… (100)
第十章	季札辞国归延陵	阖闾铸剑得莫邪	…… (113)
第十一章	囊瓦贪赂囚公侯	孙武演阵斩美姬	…… (126)
第十二章	阖闾兴师大伐楚	囊瓦用兵三败绩	…… (140)
第十三章	子胥鞭尸报家仇	昭王逃命窜荒野	…… (154)
第十四章	申大夫借兵救楚	秦将军两败吴师	…… (168)
第十五章	孙武归隐穹隆山	吴王立嗣称霸主	…… (184)
第十六章	阖闾伐越身先死	勾践被困会稽山	…… (198)
第十七章	赂伯嚭文种乞降	入吴国勾践为质	…… (212)
第十八章	拒陪寝夫人论理	疗沉疴越王尝粪	…… (226)
第十九章	勾践获释返故国	夫差重修姑苏台	…… (242)
第二十章	宠西施吴王怠政	争君位齐国内乱	…… (256)
第二十一章	篡国政田常弑君	阻齐师子贡出使	…… (270)

第廿二章	赏勾践越王受封	逼子胥伍相自裁 ……	(285)
第廿三章	夫差主盟黄池会	勾践火烧姑苏台 ……	(299)
第廿四章	勾践灭吴文种死	范蠡孤舟泛江湖 ……	(314)

第一章 秦哀公重赏嫁妹 楚平王轻佻纳媳

夕阳渐渐地落向西天的群山之中，它那辉煌的光芒被连绵起伏的山峦所遮挡，失去了耀眼的亮度，但其色彩却更加富丽多姿。山峰和云层被它勾勒出一道金色的边框，大半个天空都染上了或赤或橙或黄或紫的颜色，而且这些颜色还在不停地变化，令人目不暇给，整个咸阳城都笼罩在这富贵而热闹的色彩之中。

越过鳞次栉比的民居，那最吸引人的视线的景物就是高大巍峨的秦国王宫。王宫的琉璃瓦脊、翘角飞檐都镀上了金色的光芒，整个王宫被这种浓重的色彩所覆盖，更显得深沉、神秘。

王宫里这一段日子都暗暗充溢着一种喜庆的气氛。原来，早在三个月前，远在千里之外的楚国国君就派了使者前来向秦国求婚。楚国太子熊建已到成婚年龄，楚平王接受太子少师费无极的建议，欲与秦国联姻。秦、楚两国皆为大国，一旦结为姻好，则可互为肱股，楚国称霸南方，虎视中原的企图就有希望实现。而秦哀公此时也正在思考着秦国如何向中原发展的大计，楚国前来求婚，正合秦哀公的心意。秦哀公与群臣商议之后，决定将自己的同母妹妹嫁给楚国太子建。秦哀公的这个妹妹，名叫孟嬴，号无祥公主，长得婉变多姿，风采照人，且又贤淑端庄，聪慧娴静，秦哀公在诸公主中，对她最为喜爱，所以，对她的婚嫁之事，也格外郑重，不仅替她准备了十分丰富的嫁妆，还亲自从自己的侍卫中挑选了一批精锐

的士兵护送公主前往楚国。万事俱备，宫中为楚国的迎亲使者专门举行的盛大的送别宴会也已经举行，明日，公主就要和使者一道启程。

妹妹出嫁，哀公虽贵为国君，但兄妹之情同常人一样，也是难舍难分。今日，哀公早早地撤了案牍，未回寝宫，不用晚膳，径直前往公主的房里。

“陛下到——”

听见宫中侍人的通报，无祥公主赶紧起身，在随身宫女宝珠的陪护下，轻移莲步，跨出门槛迎接。

哀公早已在侍卫的护卫下来到门口，兄妹俩像儿时一样相执着手进了厅堂，踞于席上的案几前。既到了用膳时间，宝珠随即端上水酒，并命膳房摆上菜肴。

公主对当国君未久的哥哥虽心存敬畏，却知道哥哥此番让其远嫁的苦心。既然身为公主，总有去国离乡、远适它邦的一天，王兄与群臣计议，把自己许配给楚国为太子妃，自有他的道理。只是，此次一走，生离死别，不知何日才有与亲人重新团聚的机会。想到这里，不觉泪水潸上了眼眶。

哀公从小熟知妹妹的脾性，公主表情的变化自然被他看在了眼里。他开口道：

“小妹，明日你就要启程了，寡人——不，为兄特与你话别。此一去，山高水远，你将不再能得到为兄的照顾，一切都要好自为之，自己照管自己了。”

公主点点头：“这点我知道，请王兄放心！”说罢，亲手斟上一盅酒，敬与哀公。

哀公饮罢酒，又道：“做了太子妃，日后就是国君夫人——我知道你对此并不是很看重，但我作出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了不辱没你的一生，你毕竟是千金之躯啊！”

公主知道哀公这句话不过是铺垫，王兄关心自己不假，但作为

新任国君，他考虑的一切，都有他的深谋远虑。

果然，哀公接下去说道：

“楚国，人们都说它地处蛮荆，尤其中原诸国，自命周天子嫡系或功臣脉裔，从来认为秦、楚两国王化不足，没有根基。但秦、楚两国，却托庇先祖之福，芟路蓝缕，开基立业，国力日强，版图日增，如今一南一西，成为大国，势压中原。楚有北进之心，秦有东扩之意，你虽处韩中，对此也知一二。如今中原大国，齐国霸业已衰，晋国仍号霸主，不过勉力支撑而已，这正给了秦、楚两国发展之机。秦、楚两国相隔千里，无利害之冲突，反可互为呼应。结为姻好，此其宜也。”

公主心里明白，王兄的这席话，表明了他对这场婚姻的重视，自己不光是被嫁出去了，而且还肩负着一种沉重而不可言说的使命。连饮了几盅酒，她的心里有一种沉甸甸的、压抑的感觉。

夕阳已经完全落到了山的背后，宫殿里的光线暗了下来。宝珠将室里的蜡台一一点燃。

在烛光的映照下，无祥公主的脸上焕发出一种柔和的异彩。哀公见了，心中亦有些惻然。虽说妹妹嫁于王族，不比平民之家，要受劳作之苦。但楚国毕竟地僻路远，传说南国多瘴疠，俗好祀鬼，味喜辛辣，不比秦国，受封于周朝旧地，久沾王化，又与中原交通日久，习俗大都已中原化了。妹妹到了楚国，倘若生活上不能习惯，或者在精神上受到什么创伤，那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父王和母后？

哀公又说道：“楚国使臣费无极，巧言令色，能说会道，说的话都颇合我意。但我观他，眼神不专，立相不稳，鹰鼻鹤颈，塌腰陷肩，似有奸人之相。你要告诉太子，今后对他要有所提防。”

“是。”无祥公主低声说道。

“王兄，”公主又道，“妹妹此去，不知何日方能回来省亲，王兄国事劳顿，万望保重身体。诸位公子公主，烦劳王兄一并照应。”

望我秦国，万勿如中原诸国一样，尽出些兄弟阋墙的事。秦国日盛，治事日谨，保黎民，享社稷，家国平安，妹妹远在异乡，亦可心安。”

对无祥公主这番知情达理的话，哀公心中十分感动，对公主愈加了一份敬意和不舍之情。但是，君主的家事，也即国事，两国联姻，也便隐含着两国结盟的潜台词。公主远嫁，势在必行，明日一早，送亲的车马就要启程，骨肉亲情，很快就要被迢迢山水所隔断……哀公自知，身为国君，不能如此儿女情长，但与妹妹从小一起嬉耍、玩闹，一起长大的情景，历历在目，仍不免轻轻地长吁一声。

公主听见哀公这一声不易察觉的叹息，懂得哥哥的心情，她吩咐道：“宝珠，把我的箏拿出来！”那把平日常弹的箏，本已放入锦盒，装进箱内，明日要一起带往楚国。但此刻与哥哥的一席长谈，仿佛拨动了她心中的某根弦，她要在王兄面前，在从小长大的宫廷里，在家乡的土地上再把它弹一回。

“是，公主。”

宝珠撤去公主身前的杯盏，将箏取出，置于案几。公主先是下意识地用手掌将琴身抚了一遍，然后轻舒玉指，试弹了几个音，只听得叮叮咚咚，铮铮纵纵，一串音符从弦上兴起，如风入松，如泉入涧，颇是悦耳。

哀公素喜听妹妹弹箏，此时不觉停箸落盏，颌首赞许。

公主先弹了几支短曲之后，情有所动，意不能持，启樱唇，放歌喉，唱起了她自己创作的歌《秦川》，其歌曰：

陟彼高山，
望我秦川。
秦川漫漫，
我心惓惓。

陟彼高冈，
望我故乡。
故乡茫茫，
我心惘惘。

陟彼高峰，
望我旧宫。
旧宫蒙蒙，
我心忡忡。

箏鸣如珠玉泻地，歌声有余音绕梁，不仅哀公听得入迷，宝珠也倚着门框听呆了。

情动于中而发于外。无祥公主把即将远行的千般愁绪、万缕柔肠凭借歌声一倾而出，如同心中吐出一口长气。

哀公开口赞道：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听！王妹一曲《秦川》，惟有当年王子乔的箫声可以比美。兄今日闻之，如饮琼浆，永生不忘！”

公主说：“这就算我给王兄留下的纪念。王兄要想念我的时候，回忆这支曲子，就像我兄妹俩在一起见面。”说罢，不由泪珠滚滚而落。

哀公见状，赶忙亲自用衣袖给公主揩泪，好言抚慰一番。然后，兄妹俩互道了珍重，哀公回宫安寝，无祥公主也在宝珠的侍候下，入榻拥衾而眠。

次日，为巫师卜出的大吉之日。太阳高升之时，秦国送亲的车队出发了。车队前后是由精甲卫士乘坐的戎车，中间相继是楚国使臣的车乘、数十名陪嫁媵女和无祥公主乘坐的鸾车以及装满金银宝器、丝帛锦缎的缙重车。哀公为无祥公主备的嫁妆装了一百多车，

整个送亲的车队足足排出有好几华里长。

灿烂的晴空下，戎车上卫队士兵手中的戈矛耀动着明晃晃的日光，所有使臣乘坐的车、公主和媵女们的鸾车以及缁重车一律披红挂彩，送亲的鼓乐激动人心地奏起来，引得咸阳城的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出门观看。在百姓们的记忆中，秦国公主出嫁，尚未有过如此壮观的场面，而这次又是秦国公主首次远嫁千里之外的楚国，再加上早就听说孟嬴公主才貌双绝，大家都有一睹芳颜的心理，所以，偌大个咸阳城，几乎是万人空巷，摩肩接踵，观者如山。前面开道的士兵不得不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使车队顺利通行。

楚国使臣费无极从车帘内看见这样一幅场面，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从楚国出使来秦国，算来也快有四个月了，加上回程的路途，此番出使的时间够长的了，且不说一路上的风餐露宿，单是在秦廷上为求婚所费的口舌、为取得秦国各大臣对此事的襄助而在幕后进行的种种活动，就足以令人劳心费神的了。现在好了，只要路上小心谨慎一点，不出什么差错，就可以返回郢都，圆满向楚王覆命了。想到这里，他用手下意识地拨下下巴上一根细小的胡须，一阵轻微的痛感使他产生一种快意。

费氏在楚国并非望族，在宗法制十分强盛的春秋时期，没有家族背景的人要想出人头地、显露身份，其难可知。费无极因其伶俐狡狴，善于奉迎，居然博得了楚王的欢心，以一个普通大夫的角色得以成为平王近臣，可见其手段非常人可比。楚平王熊居立太子后，希望太子能承继己业，便委派了身边两名重臣去辅佐他、作他的老师。这两名大臣，一位是出身于楚国功臣世家之后的伍奢，伍奢忠心耿耿，敢于进言，素有“骨鲠之臣”的称号；另一名就是自己所宠爱的费无极了。伍奢委官太子太师，后者为太子少师。但楚王熊居自逼死灵王而自代之后，逐渐变得孤僻、猜疑，一般人难以讨他的欢心，只有费无极善于揣摩平王心理，言谈行为，常常挠到平王的痒处，平王已舍不下他，所以，平王虽然叫他作了太子少

师，但却将他留在自己的宫中，一方面替自己消愁解闷，另一方面则替自己出谋划策。而费无极则认为楚王暴虐，太子孱弱，与其帮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不如一心把赌注下在平王身上，这样才有望排斥伍奢，进而取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所以，他提出替太子求亲，并竭尽全力办好这件事，并非为太子着想，主要的却是为进一步求得平王的信任与欢心。

无祥公主美貌绝伦，费无极初到秦国，便有所闻，却一直未能亲睹，车队出了秦国国都，他想亲自“验证”一下。当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与公主见面的时候，尽管心里早有准备，但仍然为公主的美貌惊呆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他想起了《诗三百》中的这两句话，可又觉得这两句话仍不足以形容他心里的感受。他又想，恐怕夏朝的妹喜、商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亦不过如此。“天生尤物在于斯，今日竟在我掌中！”可是，这些情不自禁的怪念头由潜意识浮起，却是万万不敢有半点流露。他表面上仍然以万分谦恭的态度向公主问安，作些行途中的请示。

但是，这第一次见面，费无极脸上出现的迷乱表情便令无祥公主感觉十分不快，想起哥哥在临别前夜对费无极所作的评语，不觉心下生出一种厌恶的感情，而表面上便流露出一种冷淡来。

费无极是何等精明伶俐的人！公主的冷淡尽管在神情上只是稍纵即逝，但却被费无极捕捉到了。这深深刺痛了他那极惯邀宠的内心。他又想起，太子人虽懦弱，但对伍奢却十分敬重，言听计从，对自己同样是冷淡有加。倘公主和太子今后的心思一致，那么自己往后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了。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由紧张起来。

一路上，他再也无心想别的事情，脑子里围绕这个问题不停地转（这就是小人的特点，也是他们的优势，他们敏感、有预见力，对利害攸关的问题总是能集中精力加以处理），同时不住地用手一根一根拔下巴上的胡子。久在宫中厮混，他对于宫廷黑幕了如指掌，一个个喋血的场景令他紧张、害怕，但一股强烈的破坏的冲动

也不时在心头贲张。

当过了楚长城的时候，他将头伸出车门外，把眼睛盯着送亲车队一面面飘拂的旗幡，不禁痛恨起自己来。

“馊主意，蠢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心里悄悄骂自己。就在这时，他乘坐的这辆车驾车的辕马脚下闪一下蹄，车轮颠簸一下，他的脑袋撞在了门框上，感到一阵疼痛，不禁升起一股怒火，刚要发作，就在这时，一个邪恶的念头闪电一样闯进脑中。

接连两天，他把这个想法在心里反反复复地掂量来掂量去，终于，一不作，二不休！他暗暗下定了主意，脸上露出一种奸诈阴毒的笑容。

离郢都还有百余里时，他向公主秉报，要先回王宫，面呈楚王和太子，待宫里作好了准备，再迎公主进城。于是，车队便就地驻扎下来。

岂料费无极到得郢都，并未觐见太子，只是到了平王那儿，向平王报告出使情况。

平王早已得知费无极出使成功，接了秦国公主还朝。他稍稍询问了一下秦国国君和秦国宫内宫外的情况，便道：

“爱卿，此番出使，幸得爱卿机敏善对，使我楚国能与大邦秦国结百年姻好。此实爱卿之功劳也。”

“岂敢！这次出使成功，全赖大王恩庇，一路得以顺利。秦国国君，早仰大王威名，羨我南国风物，能与大王攀亲，实感荣幸，故而，微臣一提求婚之事，秦国国君即刻答应，且将爱妹嫁与楚国；所送嫁礼，有百车之巨，待公主进城之时，大王可一睹其盛。”

平王一听费无极此言，心头不觉大悦。他说：

“你办事，寡人放心。寡人一定要给你重重赏赐。”

费无极道：“谢陛下恩典。”

平王又问道：

“公主现在何处？”

费无极答：

“现在城外三舍之地等候，待微臣请得大王的旨意再作区处。”

且说这平王向来是个好色之徒，嫔妃蓄于后宫，倡优戏于庙堂，还时常掠取民妇供自己享乐。如今年事已高，好色之心更重，恨不能观遍天下花容，尝尽天下美色。只是，这男女之事，正如饮食一样，山珍海味吃得多了，便觉不出有何奇特之处，总觉得那些嫔妃倡优，个个不能如己之意。对平王的这些心理，费无极早已摸透了。他压低声音凑近平王说道：

“这孟嬴公主，真个是貌若天仙，举世无双啊！”

听到这话，平王心中不觉一动。

可就是这一下，也没能逃过费无极的眼睛。

费无极又说道：“陛下宵衣旰食，爱民如子，民多称颂；灵王残暴，屠灭陈、蔡两国，而陛下复之，此诚所谓‘兴灭国，续绝世’之善举。今我楚国，诸侯来朝，国力兴盛，历代君王，功不过如此。而陛下不以功自诩，独不计个人之安乐，臣素敬陛下之德，又为陛下惋惜。”说罢，轻轻地叹了口气。

平王说：“为君者，治国安民为本，安抚四方为志。寡人不敢比于先代君王，惟矻矻自励，不负上天，则心愿足矣，又岂敢有它念乎？”

费无极见平王面色愉悦，心情甚佳，心想：现在到了“抖包袱”的时候了！他用一种近乎战战兢兢的声音说：“臣有一言，进于陛下，只恐陛下不能察臣一片忠心，以为臣将陷陛下于不义，故臣不敢轻言。”

平王知道，这费无极一向对自己百倍忠顺，设身处地地为自己出了不少好主意。此时见他一副诚惶诚恐，口将言而噤嘴的样子，不免有些感动，便说：“爱卿有话，但说不妨，寡人向来不以言治罪。况且，我们君臣一向甚为相得，寡人从来喜纳忠言，只恐臣下有话不敢直说。”

费无极道：“既然陛下对微臣如此信赖，微臣有话不说，有言不进，则为不忠。臣对陛下，宁可肝脑涂地，不敢有不忠之举也。”

于是，费无极本能地四顾一下，见旁边确实无人，然后向平王附耳低语道：“臣以为，陛下之德，足以配天，而嫔妃当中，无一能母仪天下者，此不单为陛下之憾事，亦为我国人之憾事。秦国孟嬴公主，仪态万方，风姿盖世，若替陛下主持后宫，实为我楚国万民之幸也。”

楚平王熊居听罢此言，半晌沉吟不语。费无极见状，赶紧伏地叩头，口称：

“臣死罪！臣一时糊涂，冒犯陛下天威，望陛下恕罪！”

平王道：“爱卿请起！爱卿所虑，诚为国家社稷，寡人当能谅解。”

其实，费无极这一番话语，并非无的放矢，倒的确说到平王心里去了。平王听说无祥公主貌赛天仙，心里便痒痒的，极想一睹为快。而他也知道，自己一旦见到美色，就像馋猫见到腥鱼，从来把持不住。日后，宫里放着一个月中嫦娥而不能受用，那岂不是要难刹自己吗？只是，这孟嬴公主是说给太子为妃的，这不仅国中上上下下早已知道，就是各诸侯国，也早就听说了。倘若将儿媳妇夺来作自己的嫔妃，那么天下汹汹，人言可畏，可就真要“自作孽，不可活”了。

因此，平王对费无极说道：

“寡人知爱卿一片赤心。只是，如此做法，恐违礼数，引起众议，如何是好？”

见平王这样说，费无极知道平王心里已同意了自己的建议。他说：“陛下不必担心，臣已为陛下想出了一个两全之计！”

“计从何出？”

费无极答道：“无祥公主现住城外，臣已叮嘱随行的身边人，任何人不得与公主接近，违令者斩！除臣之外，现宫中各大臣无一

人认识公主。臣见公主身旁有一贴身宫女，风韵可人，亦颇有姿色，可令其冒公主之名，与太子完婚。无祥公主则先乘人不觉，接入宫中，与陛下龙凤双栖，万无一失！”

平王大喜，说：“爱卿真吾肺腑也！”

次日一早，费无极一人悄悄溜回公主的驻地，以交代人宫事宜为由，将宝珠唤到身边，实与她交代“掉包”冒充太子妃的事情。

这宝珠本为齐国女子，幼时就随父亲来到秦国。父亲在秦国为宦，她则在十几岁上被选入宫中。由于颇读了几句诗书，人又聪明伶俐，又有几分姿色，便让她作了无祥公主的贴身侍女。这些年，她对公主的脾性心理，摸得熟透，公主对她也十分了解和放心，两人身份虽大相径庭，处得却如同姐妹一般。她听到费无极的这种安排，不禁惊得目瞪口呆。

费无极把她的反应早已料在心中，他用事先准备好的话对她进行诱逼。

费无极道：“楚国求亲娶媳，本为掩人耳目，实为我大王慕公主懿德，欲与之成百年之好。楚王后宫充盈，而太子成年未婚，若直接替楚王求婚，怕秦国不会同意，故而出此下策。今孟嬴公主归了楚王，成了王妃，楚王对她定会宠爱无比，这不比作太子妃强得多了吗？而你从一名宫女，摇身一变，即成太子妃，恐怕是八辈子修来的德，此等好事，而不知把握，岂非愚之至哉！”

宝珠仍不相信这事会是真的，一个劲地只是摇头。费无极又厉色道：

“现今的楚王即位之时，先王以及今王的两位王兄可都是自杀了断的。当时王宫内外，血流成河，那样一副场景，你大概未见过吧？”

闻此语，宝珠不禁瞪大了眼睛。费无极知道，一个宫女，即使不受诱惑，但不可能不怕威胁。费无极放慢了语调，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今日之事，是不容你不答应的。你想想，楚王圣旨

是不可改变的。倘若为了公主，闹得楚王父子交恶，秦楚两国成仇，你区区一个宫女，哪怕有十条命也保不住的。我知道你忠于公主。这事成了，公主自然也好；如果不成，公主岂不是也要遭殃的吗！”

宝珠这下明白，就好比生米做成熟饭，这样一件闻所未闻的荒唐事，是无论如何不可更改的了。她心中替公主暗暗悲伤，她想起一种上公主脸庞上始终没有消失的忧戚神情，那似乎就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似的。费无极再三叮嘱宝珠：此事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再就是楚王知道。无论是秦国公主还是楚国太子，日后都不能让他们知道，否则就要出大乱子。

言既至此，宝珠还能有何话说？

就这样，一场“瞒天过海”的“掉包计”就在费无极的一手导演下实现了。